

任重 凡予 著



中国农民 命运主题

——大王镇“三农”破壁之启示

群众出版社

任重 凡子 著



中国农民 命运主题

——大王镇“三农”破壁之启示

群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农民命运主题：大王镇“三农”破壁之启示 / 任重，凡子著. —北京：群众出版社，2006.3

ISBN 7-5014-3680-0

I. 中… II. ①任… ②凡 III. 报告文学—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17060 号

中国农民命运主题

著 者：任 重 凡 子

责任编辑：魏安莉

封面设计：董 睿

责任印制：连 生

出版发行：群众出版社 电话：(010) 52173000 转

地 址：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 编：100078

网 址：www.qzchs.com

信 箱：qzs@qzchs.com

印 刷：北京通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880×1230 毫米 32 开本

字 数：223 千字

印 张：10.75

版 次：2006 年 4 月第 1 版 200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7-5014-3680-0 / I · 1551

印 数：0001—5000 册

定 价：22.00 元

群众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群众版图书，印装错误随时退换。

序

2005年国庆前夕，忽然接到任重的电话和电子邮件，请我给他和凡子两人的长篇报告文学《中国农民命运主题》把把脉。任重说，我是他们这部作品的第一个读者，也是他们这份答卷的第一位审卷者，近三年的心血会得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我放下手中的所有事情，花了整整四天的时间，从头到尾认真看完了这部称之为《中国农民命运主题》的报告文学手稿。四天里，我时而静坐沉思，时而激动兴奋，被深深地吸引和感动着。这是一部少有的探索中国“三农”问题的作品，这是一部鲜见的关注中国农民命运的成功实践。

我以为，对于中国“三农”这一长期积重、难解的问题，对于中国农民命运这一事关民族与国家命运的问题，我们不仅需要对所有损害农民利益的现象给予无所隐讳的揭露，秉笔直书的批判，盛世危言的警世；我们更需要像任重、凡子那样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去探寻改变农民命运的良策和途径，更需要以满腔的热忱去讴歌共产党人带领农民兄弟姐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可歌可泣的伟大壮举。

作为软科学研究者，作为黄土地里走出来的农民的儿子，我关注“三农”问题已有些年头。早在2002年前，在

一次关于“三农”问题的报告会上，我曾动情地呐喊：中国的“三农”问题比天大，因为它事关近九亿农民的切身利益；中国的农民命运问题比天大，因为它事关中华民族和国家的命运。因此，我们要用比天大的信心，比天大的决心，比天大的措施，解决这天大的问题。

岁月匆匆，时至今日。我们十分高兴地看到，党中央和国务院将“三农”问题列为国家发展的主题，用比天大的信心、比天大的决心、比天大的措施，开始解决这天大的问题。这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变革，延续了几千年的农业税费被取消了，农村义务教育、农民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问题的解决方案已经启动。更令人振奋的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抉择，为广大农村描绘出一幅和谐美景，让我们看到了农民命运和民族命运的美好希望。

我相信，从中央领导到省市县党政领导，从专家学者到广大农村干部和农民群众，都站在各自不同的角度在思考，在探求。

思考——破解“三农”问题的更具体、更有效的办法和措施。

探求——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最佳模式和途径。

这种思考与探求，伴随着时间一刻不停地在延续……

令人欣慰的是，任重和凡子的长篇报告文学《中国农民命运主题》，给了我们一份破解“三农”问题的新途径——这就是大王镇的实践经验带来的启示。

通过任重和凡子的《中国农民命运主题》，我认识了地处鲁北平原的小镇——大王镇。大王镇是一个神奇而又伟大的地方。说大王镇神奇，是因为这里早在1924年就建立了

我国北方最早的农村党支部，比毛泽东家乡的韶山村党支部还要早半年；说大王镇神奇，是因为这里保存了1920年8月出版的中国第一版由陈望道首译的《共产党宣言》。说大王镇伟大，是因为《共产党宣言》在这里不仅是一粒火种，更是一面旗帜，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有700多名大王儿女为新中国的成立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说大王镇伟大，是因为在《共产党宣言》这面旗帜引领下，大王人创造了“三农”破壁和改变农民命运的伟大奇迹。

我认为任重他们通过自己作品的深刻内涵，给中国的“三农”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可借鉴的方案，给改变中国农民命运设计了可参考的策划书。大王镇的实践道路，或许可以说是中国“三农”破壁的坐标；或许可以说是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坐标和旗帜。我甚至乐观地说：如果我国有50%的乡镇能够达到大王镇的水平，我们的富民强国梦就差不多可以实现了。

对于任重，我们已有多年的交往。相识之初，他还是《中国乡镇企业杂志》社的策划部主任，一个非常优秀的新闻记者，也是一个新闻策划、企业策划、公关策划方面的专家。多年来，他一直视我为良师益友。曾有一段时间，他几乎在每个大决策之前都要和我沟通。但是这次，他却长达两年多的时间没有任何音讯。后来才知道，这两年多来他和另一位同伴跑遍全国调查“三农”问题，最后将脚步锁定在山东省广饶县大王镇，写出了长篇报告文学《中国农民命运主题》。对于凡子，在任重的介绍下得以相识，也知道他曾有十几年的军旅生涯，转业到地方后即到新闻单位工作，也是一个才华出众的记者。两年前他俩辞去公职，在没有任何收

人的情况下，一头扎进令很多专家望而生畏的“三农”问题中，以加法收集素材，以减法提炼主题，历经两年多的寂寞和辛苦，如蚓耕坚泥，焚膏继晷，充满激情地创作了这部近20余万字的报告文学。他们深入挖掘“三农”问题的症结所在，深入浅出地总结出了解决问题的答案；他们以新闻工作者的责任感天南海北的行走，以赤子之心拥抱时代风云；他们记录了农民工们的生存和精神压力，反思农民的命运；他们谱写出了大王镇共产党人的无私奉献精神，以及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农民的风貌。

从《中国农民命运主题》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任重和凡子都是驾驭重大题材的高手，整部作品给我这样的感觉：文风清新，行文大气，详略得当；信息密集，隽思闪烁，妙语缤纷，可读性强；让人感觉他们是以热血铸文字，以豪情写文章。读来深沉、厚重、粗犷，时有黄钟大吕之音，令人荡气回肠。

元旦前夕，再次接到任重的电话和通过电子邮件发来的《中国农民命运主题》定稿。任重电话里约我为他们即将出版的大作写序。为此，我诚惶诚恐，我劝他们约一位大人物作序为好。任重告诉我，他以为，凡是对人民、对民族、对国家肩负责任并义无反顾、努力践行的人，无论他社会地位高低，都是大人物。任重还说，在他眼里，大王镇普通的共产党人和勤劳的农民也都是大人物；作为他多年忧国忧民的良师益友，你同样更是大人物。所以他请我作序。

任重的话不无道理。从古至今，谁敢说那些“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小人物不是伟大的人！看了这部《中国农民命运主题》之后，谁敢说大王镇那些普普通通的共产党人不是伟

大的人!谁又敢说自觉肩负历史责任并为之践行的普通新闻工作者任重和凡子不是伟大的人!

作为一名有近三十年党龄的共产党员,作为一名软科学学者,为这部关乎九亿农民命运的作品作序,为大王镇共产党人带领广大农民群众可歌可泣地探索鼓呼,为彻底解决“三农”问题早日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鼓呼,我责无旁贷了。

最后,我以共产党员的名义,以软科学学者的名义:

十分郑重地向全国所有关注“三农”问题,关心国家富强和民族兴旺的各届人士推荐《中国农民命运主题》。

因为我相信,本书带给读者的将不仅仅是强烈的心灵震撼,更多的是美好希望和对光明未来的畅想。

李 万 泰

二零零六年元旦于龙城

(作者系甘肃省天水市科技局副局长、
我国著名软科学专家。)

目 录

引 言	为农民命运鼓与呼 /1
第一章	乡村距城市有多远 /9
	生存的危机 /9
	情感围城 /18
	漂泊的父母漂泊的心 /27
第二章	没有童话的童年 /34
	飘荡的孩子漂浮的根 /34
	“失守”的乡村 /40
第三章	和谐的家园并不遥远 /50
	为农民的幸福而祈祷 /50
	两个老人的世纪之梦 /56
	没有悬念的农民城市 /64
	历史在这里拐弯 /70
	不是神话的神话 /82
	登上健康快车 /88
	阳光普照每个角落 /94
	生活的音符，踏上幸福的节拍 /106

第四章	农民的命运怎样改变 /116 火种燃烧的土地 /116 永远飘扬的旗帜 /124 核心力量的建设 /130
第五章	共同的利益高于一切 /137 艰苦奋斗不是口号 /137 勇立潮头唱大风 /149 创业与责任相伴 /158 奉献与生命同行 /171
第六章	一个探索者的故事 /182 情系一方土地 /182 破冰之旅 /190 天降大任于斯人 /199 魂聚一种精神 /208
第七章	新农民的诞生 /213 是谁捆住了你超越梦想的翅膀 /213 让梦想开始飞翔 /221 谁之梦？谁先觉？ /227
第八章	农业理念的探索与实践 /235 农业破茧，敢问路在何方 /235 产业变奏，春暖花开 /248

第九章	城镇与乡村的变革 /260
	叩响进城之门 /260
	城镇边缘的村庄 /270
	新农庄在田野里萌芽 /277
	城镇化道路上的声音 /285
	奏响新跨越的精彩序章 /293
第十章	明天，这一片片热土 /302
	经验与教训的启示 /302
	路在自己脚下 /310
尾 声	农民的命运比天大 /320

引 言 为农民命运鼓与呼

2004年隆冬时节的一天，北京下了一场大雪。傍晚时分，天渐渐地放晴了。在京郊的某蔬菜批发市场旁边，那条早已冰封的小河被皑皑白雪所遮掩，似乎显得干净且悠长，又似乎是在静守着一袭的苍茫抑或一暮迷蒙。河的两岸是外来务工人员集居的村子，嘈杂、躁动、散乱……

市场院内，商贩们依然在寒冷的天空下，一边跺着脚一边在吆喝招揽着顾客。不远处，有一排水泥墩围成的一片空旷的场地。沿着一行小小的脚印，我们看到，在那排石墩的正中央站着一个穿红棉袄的小女孩，她大约有十岁左右的模样，正在用冻得通红的小手，轻轻地拂去一个石墩上的积雪，然后又哈着小手从书包里掏出书、笔记本和铅笔，无可奈何地摆在了上面，之后，便弯下身子不停地跺着脚下的积雪。冰冷的寒风吹着她早已通红的面颊和蓬乱的头发……我们想走过去，但最终还是停住了脚步。落日的余晖，竖琴般展开了美轮美奂的铜弦，犹如千鸟之翼，穿过了不远处高楼林立的楼区，静谧地莅临在这片空旷的雪地上。大地已一片迷蒙，人们行色匆匆地走在回家的路上，小姑娘却还在那里不停地写着。

她为什么不回家？！

.....

这是让我们在采访中无数次悄然动容的一幕。我们知道，这位站在雪地里的小姑娘，是近亿名农民工子女中的一个。

我们也知道，中国还有几千万的农村留守儿童，在那遥远的乡村，在那静静的深夜里，在他们残缺的睡梦中，默默地呼唤着：“爸爸、妈妈，你们回来吧，我好想你们……”

当某些地方政府为打工经济找出N种理由的时候，他们可曾想过，在这些孩子们本该天真烂漫、无忧无虑的童年里，在他们懵懂的记忆中，我们是否已经付出了无法用经济数字来衡量的更大的精神成本；我们是否真的忽视了这千千万万个农民工子女，将来他们的心灵是健康还是扭曲；在城里的人们热衷讨论孩子的教育是处在正螺旋还是负螺旋时，又有谁能讲清农民工子女的教育是处在什么样的螺旋状态。

每当看到那些漂泊在外乃至独守家乡空巢的孩子们，又有谁能感受到近亿名农民工的情感世界？

民以食为天，中国的农民世代习惯在黄土地上休养生息，习惯用自己辛勤的汗水，用勤劳和勇敢在黄土地上艰难地耕耘、播种、喘息，希望换来一份土地的回报，盼来丰收的喜悦。

然而，如今却有这么多农民兄弟，饱受流离之苦，思乡之痛，前赴后继地背井离乡。这又是为什么？

他们为何不选择与亲人团聚？

应该说，是因为他们家乡的那片土地已经养不活他们，假如他们在家乡能有一点点的出路，他们都不会选择流落异乡，不会选择骨肉分离。

他们又何尝不想亲人同聚，骨肉团圆？！

在东西南北的采访中，我们不仅体味到无数孩子的泪水，而且，还看到了一些别人无法窥见的眼泪。它藏在无数风烛残年的农村老人背过身后的眼窝里，藏在他们深深的心底。“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古人一首《游子吟》，今天读来，依然会让我们怆然鼻酸。

“吴山青，越山青，两岸青山相送迎，谁知离别情。”在某些经济学家仍在大谈“打工经济”宏论的时候，他们是否真正明白“真个离别情，不似相逢好”的浅显道理。

……

打工，进城，进城，打工。其实，城市仅仅需要的是打工者的青春资本。终有一天，他们要被城市所遗弃，他们走的时候，只能把在人生最美好的岁月中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统统留给那个城市。当他们背起铺盖卷蓦然回首的那一刻，其实他们并没有带走城市里的一丝丝云彩。

这，是否又形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另一种新的“剪刀差”？

城乡中国，乡村距城市有多远？其实，想有多远就有多远。这决非是简单地一夜“户口升级”就能逾越的。在某些地方政府热血澎湃地将跨越式发展“概念化”、“口号代”、“形式化”、“教条化”的同时，是否应该掂量一下自己的“跨越式政绩”？其实，他们恰恰忘记了自己的双脚是踩在哪一片土地上。

有人说，发展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我们却想说，求真务实是发展的永恒主题。实际上我们只有踏踏实实地走好脚下的路，才能走向更高理想的和谐社会。当一些人在为“打工经济”鼓与呼的时候，我们却清醒地看到，改变中国

农民命运的现实之路，还有很长一段要走。

还是在 2004 年 2 月，著名社会学家陆学艺先生就曾阐述过这样的观点，我国至今还有 9 亿多农民。一个工业化现代化的国家，不应该是一个农民占到 70% 的国家。

陆学艺先生说：“我们都知道，今天的农民普遍还是比较穷，这些都是比较城市居民而言的，是比较我们的经济成就而言的。我们看到，从 1978 年到 2001 年，我国的 GDP 翻了三番多，年递增 9.35%，但农民的收入却没有得到很大的增加。即使这几年略有增加，也主要是靠打工和非农经营收入。事实上中国现在还有 62% 的农民单靠农业收入，而这部分农民的收入，这些年是在减少的。据有关资料显示，城乡人均收入的差距，1995 年是 2.72:1；2001 年为 2.92:1；2002 年扩大为 3.1:1；到了 2003 年又扩大为 3.2:1。”

“这里讲的农民收入还只是平均数，有谁知道在平均数下面又掩盖了多少问题？以 2001 年为例，当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为 2366 元，其中在平均数以下的占 58%。有 13.22% 的农民的收入在 1000 元以下，也就是说还有 1 亿多人为贫困农民，其中 2000 多万为绝对贫困农民。”

我们不禁要问，造成这 1 亿多贫困农民的因素是什么？除了经济因素以外，是否还有其他原因？

或许从陆学艺先生的言论里，我们能找到部分答案。

“在逝去不远的时光里，曾有多少地区不是在‘加快城镇化’、‘经营城市’等口号下，空前规模地侵夺强占农民的土地？他们所到之处，毁农民的庄稼，拆农民的老屋，强占农民的耕地，逼迫农民迁移，只按计划经济时期规定的标准给予极少的土地补偿费。这种不平等不等价的交换，一方面

使失地农民数以千万计，另一方面有些地区的政府、官员、不法房地产商则从中渔利。这数万亿元资金，成了这些年不少地方政府的第二财政，并主要用于城市建设和‘面子工程’，这对农村、对农民则是莫大的损失。试想一下，这笔资金如果大部分能用到农村的公共设施和基础设施建设上，那么，农村的发展将是何种面貌？城乡差距怎么会有现在这样的悬殊？

“与此同时，因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所形成的‘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二元社会结构直到如今仍在延续，仍在困扰着广大农民。

“在待遇上，农业人口和城市人口在税赋、就业等方面所享有的国民待遇不同。而这种不同在政治上的表现更加尤为明显。比如说，在选举全国人大代表时，城市人口是24万人选举产生一个代表，而农村人口却是96万人产生一个代表。

“农村人口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与城市人口所享有的国民待遇也是不一样的。农民在无言地承受着城市人和社会的广泛歧视。

“时至今日，农村的义务教育问题仍然解决不好，究其根源，我们发现，现有的义务教育经费的分配格局，非常不利于农民和农村。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调查，全国义务教育中，中央财政负担2%，省地财政负担11%，县财政负担9%，乡镇财政负担78%。很多农村县乡为实现九年义务教育达标而债台高筑，农民负担沉重。另外，国家卫生经费的分配格局也不利于农民。国家每年的卫生经费支出是几千个亿，但是85%给城市，只有15%给农村。如今很多地

区的农村仍然是缺医少药。

“由于国情因素，我们对农业的反哺又严重滞后。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展起来的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一般是20多年以后就开始反哺农业，日本、韩国都是这样。而我们现在已经过了50多年了，到了2003年还在大量地向农民索取。”

据农业部2002年统计的数字，当年我国有农民工9460万，按当年二、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平均每个农民工为城市创造了2.5万元的价值，但他们的平均工资却只有8000元。每个农民工为打工的城市做了1.7万元的贡献。这样9460万农民工共给国家和城市做了1.6万亿元的贡献。农民工老了，病了，残疾了，送回农村；农民工的老人在农村养着，农民工的孩子在农村接受义务教育。城市只用农民工的劳动，农民工的一切社会保障、社会福利全推给农村。这样的不平等不等价交换，农村焉能不穷，农民焉能不苦？

在未来几年里，随着全国的人口总量的继续增长，劳动就业压力也将越来越大。据有关部门统计，仅2004年全国就有4000万失地农民，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步伐加快，农村仍将有大量富余劳动力向非农领域转移。其中“务农无地、上班无岗、低保无份”的那些失地农民，已经成为一个需要特别关注的社会群体。

他们的明天在哪里？还有那数以亿计的农民工，他们的明天真正属于自己的城市在哪里？是在北京的“××村”？还是在他们自己的故土家园？！

.....

我们认为，和谐社会的本质是以人为本。《共产党宣